

左

氏

條

貫

左氏條貫卷十二

長洲曹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兼念凌

典懷鞠叅訂

晉

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

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

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

如立公子樂

辰羸

懷嬖于二君文公

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閭下閭則上聾。且

閭且韓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晉殺續簡伯荀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妻子。夷之

蒐。賈季戮罰也。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寵報私怨。毋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忠穆羸且畏惄乃背先蔑

時使蔑逆子雍

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士伯奔秦士會

隨季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

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苟伯

林父

盡送其帑及其

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

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

狄相

且讓

之鄧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文公十
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士在秦賈季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

事且由舊歟狐

郤

郤成子郤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

荀林父

曰請復賈季能外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使之行秦伯師于河曲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僇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厚斂

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脰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

士會

見其手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

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中堂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哀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游三年

學

三年

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

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
君夷皋

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子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公羊子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
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趙盾曰
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
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
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
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
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闔而出者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弃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憇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闢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

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俛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予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

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蹠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蹠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衆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誓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

適子母弟亦爲餘子其庶子

妾之子

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

子公行

皆官名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

屏季

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宣公八年

白狄及晉平夏

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者

探事

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宣公季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彘佐之士會

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
爲中軍大夫翬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
師于邲晉師敗

晉景公

夏六月乙卯

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

林父

士

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費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士會

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士會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士會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謫政有經矣荆尸陳而

士會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叔孫

士會

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轍左追蓐前茅旌旛慮無

士會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興。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毅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間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子曰。此師殆哉。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
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
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
戶主也。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原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莊王

北師次于廩。

廩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食其足

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轍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轍而北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二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盼冒章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二十五人爲兩車五十乘爲大偏復用二十五人爲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

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

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必從。龜子知季卽莊子。曰原趙同屏趙括答指龜子之徒也。趙莊

子趙朔曰。樂伯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

楚成王
穆王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最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也。背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潘黨命去之。趙旃穿子求卿，未

郤克

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鑄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
慕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
可。士季使翬。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鑄趙
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軀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去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
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屬蕩戶止也。之曰：君以此始。
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惎教之。脫焉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人_晉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嫂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所指木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因知轡知莊子以其族反戰之還趙武子魏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箭也納諸廚子之房箭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重也至于邲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

以爲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

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
之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
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僇。于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三十
年殺宣公十五年先縠

年殺宣公十五年先縠

五年

秋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

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宣公十六年

春晉士會

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宣公十
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

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闈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目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晉師還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士會曰變乎吾聞之。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其或者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解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

請老郤獻子爲政

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

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

敗績

夏四月丙戌

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入百乘許之郤克將

衛孫良夫曹
公子首及齊
侯戰于華齊
師敗績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興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狗齊壘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鞶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鄭丘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軍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與厥之父。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母張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轔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晉師所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
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
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僇之。呼曰。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僇乎。郤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僇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狄卒皆抽戈柂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
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窮。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墮。齊侯使賓媚人佐國。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敵。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敵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闢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猶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
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

地。而。綠。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
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士。會。也。文。子。之。父。曰。無。爲。吾。望。爾。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郤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庚革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公羊子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
也。其佚獲奈何。師還環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
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

秋七月齊侯
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
盟于東郊

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于是斬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階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躋闔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

侯之麌。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聯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轡子是荀首知轡父

知轡

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轡

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
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瘳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
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釁囚以成其好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
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羆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
爲僇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首其請于寡君而以僇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晉作六軍韓厥趙括牽朔韓穿荀驥趙旃皆爲卿賞牽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

諸褚中

邾中也

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寶人如晉

荀榮善視之如寔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寔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成公五年

趙嬰通于趙

莊姬

朔妻其姪婦也

春原屏

原同屏季

放

逐

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

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

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

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梁山崩晉侯以

傳

傳車召伯宗伯宗辟重

載重物之車

曰辟傅重人曰待我不

如捷出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縗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子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

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縗。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縗。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懷善也。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復以新田爲絳故以此爲故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

獻

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

寢庭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墾隘于是乎有沈溺

濕重脛足腫

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垢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

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樂書

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

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于武子

繢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荀首

范文子

士

變韓獻子

韓

獻子厭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謬也
謬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
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
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
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
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
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成公八年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

亂樂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勲宣孟趙盾

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恩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縲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犬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子而夕于側子反子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

成

成公十年

晉侯

夢大厲鬼

也

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

孫不義

八年殺趙同趙括

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

如曰不食新矣

不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

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肓之上

肓之上同

膏之下心之

若我何醫至曰

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
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
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氏條貫卷十二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三

長洲曹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叅訂

晉

成公十
二年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擊鐘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覩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成公十
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

穆公相好。僥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

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

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寢死我
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闢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賊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康穆共楚

三王。莊成穆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侵。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成公十一年
五年 晉三

郤

郤鍇郤至郤犨

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犁子奔

伯宗

奔

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

鄭伯載于郢
陳楚子鄭師
敗績

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變佐之。郤鍇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罊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驪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叔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

外絕其好。費齊盟而食語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緣憂。夫令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鄖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鬻合而加鬻各顧其後莫有闢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鬻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晉之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軍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蟄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蟄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屬公，樂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延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日。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遺也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赫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

從逐也。鄭伯其御杜潤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二年鞌戰，夙已辱齊侯。

乃止。郤至

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謀輶迎而距之，余從之乘而俘以

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

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軸晉師乃止。囚

楚公子茂，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閭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

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卽郤至其亡乎位于七人

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

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

明之其可乎

成公十七年

范文子反自鄖陵使其祝宗祈

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

變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鄖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

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戎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公悼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之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綺欲攻公。曰：
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
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
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郤若。

成叔

邵

于其位溫季

邵

至日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

戈殺之皆尸諸朝晉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

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計不可謂刑

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

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于邵氏邵氏旣伏其辜矣大夫無辱

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爲卿公游

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成公十一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屬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罊士飭逆周子悼公周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匪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賀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僵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三年祁奚

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子也可。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伯華子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

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祁奚之謂。

得舉得位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

陳于曲梁。魏絳。僇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

爲榮也。揚干爲僇。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

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劖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

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
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
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
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
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絳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
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纂夏后相而自立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龍罔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

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夷羿收之信而使之

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田樹之許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羿之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羿之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靡夏臣事羿者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羿妻生澆。

及。獫。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后相依之處澆于過。處獫于戈。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斟灌斟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相之少康滅澆于

過。后杼少康子滅獫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

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九州之道民有寢寢室廟祠猷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
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思原。敢

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賣焉一也邊鄙不聾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十年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成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虎牢爲鄭之要津，楚侵中國之門戶。晉城之以扼其要害，鄭服而楚亦不得爭強于上國矣。

晉荀

偃士匄請伐逼陽而封宋向戍焉荀罛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闥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逼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發縣門以閉攻城柳邑大夫鄖人紇叔梁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曾建之士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大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人逼陽縣人董父登之綠布登城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逼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罛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文成

二事

伐偏陽
封向戍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文達文既勤君

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白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偏陽親受

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戍向

戍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貳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

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

出偃匄
之問

以桑林殷天子樂荀蕡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

大旌

晉侯

懼而退入于房夫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大旌

晉侯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禱于宋

荀蕡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間以

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

選其續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

生秦不茲事仲尼

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

師觸廣車軃車淳耦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

二肆

縣鐘十六爲一肆

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殷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襄公十
三年

晉侯蒐于縣

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樂。歷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
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
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
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
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

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襄公十

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爲楚

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

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

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

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

蠅而退

取無信
讒言

宣子辭焉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夏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見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蟖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蟖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乎。莊子曰。夫子指僕命從帥。樂伯喜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燁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指屬將下軍職爲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士荀子。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驪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厭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厭之子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書厭父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厭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厭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是年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冬。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氏條貫卷十三

男官賀校字